



論語卷注



門 〇 〇 12
1664
7止

論語參注卷之十八

朱子集注

後學崔陳參注

朱子曰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庶兄箕子比干紂諸父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箕子比干皆諫紂殺比干囚箕子以爲奴箕子因佯狂而受辱

○參注按朱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未嘗別指其名以實之又謂微子爲紂庶兄箕子爲紂諸父夫微箕旣爲國

言言參注
名子既爲爵則守其國者皆得稱微子箕子亦不定爲紂之諸父庶兄矣此等疑義史冊亦無明徵附識于此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于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楊氏曰此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三去聲焉於虔反○士師獄官黜退也柳下惠三黜不

去而其辭氣雍容如此可謂和矣然其不能枉道之意則有確乎其不可拔者是則所謂必以其道而不自失焉者也○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亾之矣

○參注後世之人監于直道事人之被黜遂爭以枉道爲能而用人者亦唯取其承迎盡致也樂爲引援此天下所由亂矣然則欲求郅治直道可終廢哉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魯三卿季氏最貴孟氏爲下卿孔子去之事見世家然

此言必非面語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耳。○
程子曰。季氏疆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
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則禮亦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
用也。故孔子去之。蓋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耳。
○參注。齊景公不能用孔子。猶知孔子爲行道而計。不過
飾詞。吾老不能用而已。若諸侯之姦險者。則必卑詞厚
禮。曲爲致之。機詐多端。使不得一伸其志。因而陷害之。
而後快。此以見齊景公猶爲加人一等。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如字。或作饋。朝音潮。○季桓子。魯大夫。名斯。按史記
定公十四年。孔子爲魯司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
以沮之。尹氏曰。受女樂而怠于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
不足與有爲可知矣。夫子所以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
俟終日者歟。○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衷以
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
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接輿。楚人。佯狂辟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其

言言參注
車前也。鳳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接輿以比孔子，而譏其不能隱，爲德衰也。來者可追，言及今尚可隱去，已止也。而助語辭，殆危也。接輿蓋知尊孔子，而趣不同者也。

○參注鳳字疑風字之訛。似是楚之狂者與孔子之輿相接而過，因見風俗之壞，知德教之衰，故曰風兮風兮，何德之衰。思德教之既失于往者，固不可諫，或猶可追救于將來，故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繼思今之有心從政者，皆危殆不能自安，是誠可已時也。故又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蓋知孔子之道終不得行矣。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辟去聲。○孔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接輿自以爲是，故不欲聞而辟之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沮七余反，溺乃歷反。○二人隱者，耦並耕也。時孔子自楚反乎蔡，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夫音扶，與平聲。○執輿，執轡在車也。蓋本子路御而執。

言詩參注
轡今下問津。故夫子代之也。言數周流。自知津處。

問于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

徒與之與平聲滔滔土刀反辟去聲耰音憂○滔滔流而不反之意以猶與也言天下皆亂將誰與變易之而汝也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耰覆種也亦不告以津處

○參注長沮桀溺必爲有德望老隱之士其年必大長于

孔子故子路一見卽知某爲長沮某爲桀溺且因其覆問直舉名以對也按論語書法君問則稱對曰大夫問亦或稱之餘則否伯魚答陳亢之問雖有對曰字似爲傳經之誤此節有對曰字敬長也則長沮桀溺其爲有德望之長者無疑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憮音武與如字○憮然猶悵然惜其不喻己意也言所當與同羣者斯人而已豈可逃人絕世以爲潔哉天下

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程子曰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故其言如此也。張子曰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參注鳥獸不可與同羣似指當時執政者而言斯人似指長沮桀溺徒謂爲之徒也。徒與誰與之與作平聲當是孔子聞子路之告不禁慨然興歎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爲斯人之徒而爲誰之徒耶。惟以天下無道不能遂與世絕而無以易之。苟天下有道則吾亦不與之易也。蓋孔子時周道衰微已極列國諸侯率皆闇昧于

是功利之徒各執一說以相勝所謂堯舜執中之傳莫之或究孔子因此傷天下之無道也。亟思所以易之而讒毀交加訖不見用。僅與二三隱賢相值而悲憫之衷終不敢以自見及孟子出復起而昌明之則格于縱橫捭闔之說亦不得伸。降至秦漢則浮士爭鳴僞書襍出務求誕詞之動聽惟恐大道之或明則人心由此大壞而聖賢之教幾乎息矣。是以變亂旋生華夷界失天下不復有甯宇。洎宋之諸儒繼起辨道大有輓回人心風俗之機則又各有門戶之見存不免互相攻擊未得真

切發明以救時弊。不過窵鑿于天人性命之閒託之空
談而已。遷延既久。循至海外數千年不通聲教之島夷
遂得以異服異言將直斬中華之道脈。變亂至斯可謂
極矣。乃柔媚貪鄙之士利其賄誘。竟不憚數萬里之程
浮海而爲之謀主。嗾與中國爲難。並妄撰天文算學制
器刑政不經之書。僞託爲海外名流之作。以華言譯之
耳。按其文義皆中土近人口吻。原不足以惑人。至有昏
迷大吏驚爲絕學。競從而附和之。以深慮夏之不爲夷
變也者。不亦大可哀哉。更誰起而易之也哉。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篠徒弔反。植音值。○丈人亦隱者。篠竹器。分辨也。五穀
不分。猶言不辨菽麥耳。責其不事農業而從師遠遊也。
植立之也。芸去草也。

子路拱而立
知其隱者敬之也。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

食音嗣。見賢徧反。

論語注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而丈人意子路必將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迹。亦接輿之意也。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長上聲○子路述夫子之意如此。蓋丈人之接子路甚倨。而子路益恭。丈人因見其二子焉。則于長幼之節固知其不可廢矣。故因其所明以曉之。倫敘也。人之大倫有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是也。仕所以行君臣之義。故雖知道之不行而不可廢。然謂之義則事之可否。身之去就亦自有不可苟者。是以雖不潔身以亂倫。亦非忘義以徇祿也。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爲此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未知孰是。○范氏曰。隱者爲高。故往而不返。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以饗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而必以其正。所以或出或處。而終不離于

道也。

○參注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聖賢傷心時事沈痛之言。有心者讀此亦當悽然淚下。當從福州寫本語氣方合。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少去聲下同。○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虞仲卽仲雍。與泰伯同。竄荆蠻者夷逸。朱張不見經傳。少連東夷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與平聲。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中去聲下同。○柳下惠事見上。倫義理之次第也。慮思慮也。中慮言有意義合人心。少連事不可考。然記稱其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行之中慮亦可見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仲雍居吳斷髮文身。裸以爲飾。隱居獨善合乎道之清。放言自廢合乎道之權。

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

孟子曰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所謂無可無不可也。○謝氏曰。七人隱遯。不
汙則同。其立心造行則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蓋已遯世離羣矣。下聖人一等。此其最高歟。柳
下惠少連。雖降志而不枉己。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
不屑也。故言能中倫。行能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
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汙也。權而適宜也。
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
逸民。尹氏曰。七人各守其一節。而孔子則無可無不可。
此所以常適其可。而異于逸民之徒也。揚雄曰。觀乎聖
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語夷惠。亦必以孔子斷之。

○參注。野有逸民。猶存公道。雖不爲世用。究能爲國家增
色。按桓元篡立。恥無隱士。給皇甫希之資用。使居山林。
徵爲著作郎。又使固辭。然後詔旌高士。時人謂之充隱。
似此隱出于求。則甘心隱者亦罕矣。逸民顧不重哉。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
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漢。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

大音泰飯扶晚反。繚音了。鼗徒刀反。少去聲。○大師魯
樂官之長。摯其名也。亞飯以下。以樂侑食之官。干繚缺

言詩參注
皆名也。鼓擊鼓者。方叔名。河。河內播搖也。鼗。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之。則旁耳還自擊。武名也。漢。漢中少師。樂師之佐。陽襄。二人名。襄。卽孔子所從學琴者。海。海島也。○此記賢人之隱遁。以附前章。然未必夫子之言也。末章倣此。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犬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參注。據張子之論。則聖人正樂。直驅人而隱矣。似欠治。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于一人。

施。陸氏本作弛。福本同。○魯公。周公子伯禽也。弛。遺棄也。以。用也。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在其位。則不可不用。大故。謂惡逆。李氏曰。四者皆君子之事。忠厚之至也。○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戒之詞。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參注。施字似非誤。以不使大臣怨乎六字爲句。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十一字爲句。謂君子不偏施于所

言詩參注
親不可使大臣有不公之怨。不因故舊無違逆大故。卽不棄絕。凡有誤于國計民生者。皆爲可棄。惟不求全于一人而已。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騶烏瓜反。○或曰成王時人。或曰宣王時人。蓋一母四乳而生八子也。然不可考矣。○張子曰。記善人之多也。○愚按此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師摯八士。旣皆稱贊而品列之。于接輿沮溺丈人。又每有惓惓接引之意。皆衰世之志也。其所感者深矣。在陳之歎。蓋亦如此。三仁則無閒然矣。其餘數君子者。亦皆一世之高士。若使得聞聖人之道。以裁其所過。而勉其所不及。則其所立。豈止于此而已哉。

○參注按此篇凡十一章。第一章似錯簡。孔子曰。殷有三仁焉。當在微子去之之上。第二章柳下惠事。未知何人所道。孔子未置可否。必有闕文。第八章開首逸民十七字。似書題目。他篇無此例。合計七人。而孔子所斷者六人而已。似有闕文。第九章似在十四篇作者七人矣之下。謂作者之人。凡七起也。第十章疑爲孔子引述之詞。

論語參注
亦有闕文。至十一章。周有八士。則全無意義。與十六篇末章。邦君之妻。相類矣。漢儒工于造偽。必傳經時任意竄入。以爲自造偽書之證也。

論語參注卷之十九

朱子集注

後學崔暕參注

朱子曰。此篇皆記弟子之言。而子夏爲多。子貢次之。益孔門自顏子以下。穎悟莫若子貢。自曾子以下。篤實無若子夏。故特記之詳焉。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四者立身之大節。一有不至。則餘無足觀。故言士能如此。則庶乎其可矣。

○參注見危致命。非謂見危卽以一死了事。是自矢血誠。

拚命從事求爲有濟如其不濟亦未敢偷生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亾

焉於處反亾讀作無下同○有所得而守之太狹則德孤有所聞而信之不篤則道廢焉能爲有亾猶言不足爲輕重。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賢與之與平聲○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是也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蓋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故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學者不可不察。

○參注寡交見謹守之拘泛交爲好名之漸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泥去聲○小道如農圃醫卜之屬泥不通也○楊氏曰百家眾伎猶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

許記參注
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亡讀作無，好去聲。○亡無也。謂己之所未有。○尹氏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于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程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學不博則不能守約，志不篤則不能力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又曰：近思者以類而推。蘇氏曰：博學而志不篤，則大而無成，泛問遠思則勞而無功。

○參注：此章爲天下後世明學術正人心嚴杜異端隱防邊禍爲全仁之道。故曰仁在其中矣。博學謂詩書禮樂之文，而身心家國天下之理，卽此求之，別無所謂學也。篤志謂專其志，志專則學成也。切問謂所問必切于身心家國天下也。近思謂身心家國天下之理，卽近在日用常行思之。孝弟爲仁之本是也。乃後之昧厥旨者，以

多讀僞書。廣采諸子百家。不相關繫之談。爲記誦詞章之學。其志趣之卑已甚。猶貿貿然自侈爲博。按之身心家國天下。多有所妨。烏得爲學。烏所謂志哉。其所問則直與身心家國天下相悖。惟是穿鑿于天文度數之分。鋪張于地域窮荒之界。及求奇伎淫巧以新耳目。所思則窮高極遠。各欲立異以爭勝。此妖言邪說。得以乘閒而來。卽數千年不通聲教之島夷。亦得以迎機而肆矣。始則談漢學者。自誇考據之精。談宋學者。自號修持之密。各爭門戶。努力相攻。漸至各失所宗。而西學之門。開矣。制器以傷天地之和。立教以剗聖賢之道。驅人類而禽獸之。是則戕賊生靈。大害于身心家國天下。爲不仁之甚者也。學者可不卽此章著實察之也哉。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肆。謂官府造作之處。致極也。工不居肆。則遷于異物。而業不精。君子不學。則奪于外誘而志不篤。尹氏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其事。君子之于學。不可不知所務哉。愚按二說相須。其義始備。

○參注。百工似統舉凡執一藝以謀生者。肆通商處也。謂

百工必居肆以成其謀生之藝事則君子之必由學以致其道也可以類推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去聲○文飾之也小人憚于改過而不憚于自欺故必文以重其過

○參注大吏某力主和夷之議以自固其權且爲之說曰宋南渡以後之天下皆秦檜一人之力延之其宗澤岳飛之徒直爲不識時務小人喪心病狂渾無忌憚何所不至哉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儼然者兒之莊溫者色之和厲者詞之確○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孔子全之謝氏曰此非有意于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信謂誠意惻怛而人信之也厲猶病也事上使下皆必誠意交孚而後可以有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禮。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參注。閑防也。似宜以大德不踰四字爲句。閑小德三字爲句。出入可也。四字爲句。謂知忠孝大節爲不可踰。而又防閑飲食起居之小節。則出可爲朝廷之用。入可爲鄉黨之儀。卽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之意。若謂小節可以聽其自便。將見細行不矜。終累大德。況子夏爲篤信謹守之人。豈肯爲此言耶。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埽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洒色賣反。埽素報反。○子游譏子夏弟子于威儀容節之間。則可矣。然此小學之末耳。推其本。如大學正心誠意之事。則無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別必列反。焉於虔反。○倦。如誨人不倦之倦。區猶類也。

言君子之道。非以其末爲先而傳之。非以其本爲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自有淺深。如草木之有大小。其類固有別矣。若不量其淺深。不問其生熟。而槩以高且遠者。強而語之。則是誣之而已。君子之道。豈可如此。若夫始終本末。一以貫之。則惟聖人爲然。豈可責之門人小子乎。○程子曰。君子教人有敘。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又曰。洒埽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祇在謹獨。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洒埽應對。與精義入

神貫通。祇一理。雖洒埽應對。祇看所以然如何。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白洒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愚按程子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其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雖殊。而理則一。學者當循敘而漸進。不可厭末而求本。蓋與第一條之意。實相表裏。非謂末卽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

○參注區地界也。謂草木之性不同。則所植之地界亦別。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論語參注
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事者必先有以盡其事。而後可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資其仕者益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

○參注優宜訓善。謂仕而至善則興學。學而至善則出仕。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致極其哀。不尚文飾也。楊氏曰。喪與其易也甯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愚按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張行過高而少誠實惻怛之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堂堂容兒之盛言其務外自高不可輔而爲仁亦不能。有以輔人之仁也。○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致盡其極也。益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己者。○尹氏曰親喪固所自盡也于此不用其誠惡乎用其誠。

言言參注
○參注致字宜作事君能致其身與見危致命之致字解
謂人未有自忘其身而輕致者也必于親喪則哀痛迫
切而不遑自惜耳若作盡其極解則何事不當盡其極
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孟莊子魯大夫名速其父獻子名蔑獻子有賢德而莊
子能用其臣守其政故其他孝行雖有可稱而皆不若
此事之爲難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
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曾子弟子民散謂情義乖離不相維繫謝氏曰民
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教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
得已則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參注貪酷之吏或迎合上意或圖快己私求情于嚴刑
峻法而居刑幕者亦多贊其謀誣讞旣成自鳴得意不
知鞅斯立法與申韓之作刑書皆失于虐未得令終也
曾憶紅巾賊陷某縣居民未及避者卽責供薪蔬免死

言言參注
不得已胥應之。賊遂登名于籍。及賊退。籍爲知縣河南。邵某所得。按名傳示。必盡沒其家私。否則嚴刑。不得卽坐逆梟示。所獲不下百萬金。旋得卓異。升知府。身後則其媳與孫女。白晝狂奔鬧市。逼丐者淫污爲快。又江西朱某。官某縣知縣。以索賄被士民難之。旋保知府。私至某縣。稱奉巡撫命訪辦逆匪。分遣壯丁誘致。昔與爲難者。本人或沒。則及其妻子。有十四歲童子。在塾讀書。十三歲之女。在績。亦被擒殺。三日內。所陷不下百人。眾忿揭之。巡撫巡撫恐蹈失察。認爲己意。直坐以逆情。眾不

敢辨。某身後似乎邵。又某省巡撫。性嗜殺。委知縣四川。賈某緝匪。遂徧覓丐者。嚴刑勒承。輒縛其足。棒擊斷脛。其役至不忍下手。賈婦出持其足。賈親擊之。丐者爭誣服受死。賈緣是得優獎。眾爲側目。凡此之類。天良喪盡。尙問哀矜耶。按紅巾賊。亦緣官吏貪酷謀亂。重鎮名城。所至淪陷。塗毒生靈。不可數計。耗帑不下萬萬金。歷十有八年始定。噫。民之父母。謂何。甚願出身加民者。雖未能免欲。無暇哀矜。亦當稍動天良。慎勿兇逾豺虎也可。子夏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

惡居之惡去聲○下流地形卑下之處眾流之所歸喻
人身有汙賤之實亦惡名之所聚也子貢言此欲人常
自警省不可一置其身于不善之地非謂紂本無罪而
虛被惡名也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
人皆仰之

更平聲

衛公孫朝問于子貢曰仲尼焉學

朝音潮焉於虔反○公孫朝衛大夫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
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
之有

識音志下焉字於虔反○文武之道謂文王武王之謨
訓功烈與凡周之禮樂文章皆是也在人言人有能記
之者識記也

○參注文武二字似本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生出非指文
王武王也按孔子生于周時雖未敢直論武王實無一

語推美。未嘗文武並稱。子貢爲聖門高弟。必不違師以立言。或疑無害文武。何以不言聖神。不知聖神之道。非盡人所得而知。不爲高遠之論也。賢者謂天姿之尤者。不賢者謂天姿之稍遜者。何常師之有。謂無一定之師也。又按孟子與中庸。文武並稱。則指文王武王。然不無疑議。

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曰。子貢賢于仲尼。
語去聲。朝音潮。○武叔魯大夫名州仇。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

見室家之好。

牆卑室淺。

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七尺曰。仞。不入其門。則不見其中之所有。言牆高而宮廣也。

得其門。不昧量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曰。且曾桓武叔。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

言言參注
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量去聲○無以爲猶言無用爲此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日月喻其至高自絕謂以謗毀自絕于孔子多與祇同
適也不知量謂不自知其分量

○參注此與上章以次記也叔孫武叔殆明知孔子之聖
而注意傾之始則謂子貢賢于仲尼者求惑人聽以揜
其真及知其說不行則信口捏誣任意毀之以爲快耳
千古小人居心往往若是不知君子之名多由小人之
毀而益著彼小人者不亦險且愚哉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于子乎

爲恭謂爲恭敬推遜其師也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
知去聲○責子禽不謹言

○參注合問聞政與有異聞觀之則子禽之不智可例矣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

階梯也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

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論語參注
道去聲○立之謂植其生也。道引也。謂教之也。行從也。綏安也。來歸附也。動謂鼓舞之也。和所謂於變時雍。言其感應之妙。神速如此。榮謂莫不尊親。哀則如喪考妣。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謝氏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于高遠也。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于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于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聖而進于不可知之之神矣。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論語參注卷之二十

朱子集注

後學崔陳參注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此堯命舜而禪以帝位之詞。咨嗟歎聲。曆數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節氣之先後也。允信也。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舜亦以命禹

舜後遜位于禹亦以此詞命之今見于虞書大禹謨比

此加詳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
朕躬

此引商書湯誥之詞蓋湯既放桀而告諸侯也與書文
大同小異曰上當有湯字履蓋湯名用玄牡夏尙黑未
變其禮也簡閱也言桀有罪己不敢赦而天下賢人皆
上帝之臣己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此述其初請
命而伐桀之詞也又言君有罪非民所致民有罪實君
也所爲見其厚于責己薄于責人之意此其告諸侯之詞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賚來代反○此以下述武王事賚予也武王克商大賚
于四方見周書武城篇此言其所富者皆善人也詩敘
云賚所以錫予善人蓋本于此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于一人

此周書泰誓之詞孔氏曰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
周家之多仁人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

權稱錘也量斗斛也法度禮樂制度皆是也

興滅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

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之後舉逸民謂釋箕子之囚復商容之位三者皆人心之所欲也

所重民食喪祭

武城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說音悅○此于武王之事無所見恐或泛言帝王之道

也○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于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于終篇亦歷敘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

○參注宋仁宗曰國家之弊中于因循而多忌諱蓋因循則不敏多忌諱必不公也讀者須細繹之

○再參注此篇記此不知義之所在據楊氏之說載此終篇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按所記典謨誥誓之詞

言言參注
未嘗不善。然揆之諸篇所記孔子之言。實有精于此者。則所傳未必一于是矣。且寬則得衆。數語是文之重見。而有脫漏。襍記于後。亦似不倫。疑爲孔子論事引述之詞。前有關文也。

子張問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費芳味反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焉於虔反。

○參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謂如耕織商賈之利。不事外求。各因其自然而順導之。斯爲惠而不費矣。苟任意發謀飾詞。爲民興利。若後世之創興機器。石印。鐵路輪船。煤油。電報。及行洋煙之類。是利在一隅一時。而害在天下萬世。費而不惠。適以病民矣。蓋機器興。則女工盡。

廢棉地亦荒。石印興則刻字不行。書賈坐困。鐵路興則謀陸運之利者多。無執業。輪船興則謀水行之利者絕。少生機。煤油則最爲目病。輒釀火災。電報則隱洩軍機。迫窮市販。是故奇伎淫巧爲先王之所厲禁。以其有妨于民。訖以肇亂也。至洋煙爲害。流毒已深。恃爲利源。大傷國體。而監其失者。或主立法禁之。則徒縱吏胥之擾。或主加稅困之。則轉開種植之多。甚或主內地廣種。以絕外洋之入。無非抱薪救火。皆非握要之談。大有損于中國百產自然之利。病民無已時也。誠求杜絕之法。則莫如通飭天下。有以洋煙出售者。不論內產外產。每觔僅許取值百錢。違者查焚處罰。如是則種者販者俱不得利。不待三年。將不禁自絕。吸者亦無之矣。尤可怪者。甘心俯首師事外夷。爭驅子弟而讀其不經之書。習其無義之字。尙詡爲畱心時事。究不識所以自彊。相率而受其播弄。是彼誘我之計。愈出愈新。我受彼之愚。愈趨愈下。我之實利。彼顯奪之用。夷變夏而受屈于夷。不亦大可哀哉。擇可勞而勞之者。謂一在擇人。一在擇時。擇人則取其壯年。可以任勞。人當老弱。不可任也。擇時則

乘其農隙可以分勞。時值耕耘不可分也。斯爲勞而不怨矣。欲仁而得仁者。謂所欲不離乎仁。而所得亦順乎仁。斯爲欲而不貪矣。此仁字不宜作求仁而得仁解。方合欲而不貪語氣。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者。謂無論勢之眾寡。分之小大皆出以安舒無敢慢視。斯爲泰而不驕矣。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謂衣冠旣正瞻視旣尊則我之自束者嚴不事刑驅勢迫而人自畏之。斯爲威而不猛矣。夫惠而不費勞而不怨者政之切于民也。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者政之重自修也。釋泰不驕威不猛皆冠以君子者。謂旣爲君子必不裝點面目故泰而不驕使人可親必不放浪形骸故威而不猛使人生敬。

○再參注按天下省分皆得產鹽。不過離地面有淺深鹽味分厚薄耳。惟無人試辦不行也。且以川粵淮鹽各占引地以專利。如各省通取則川淮等處之鹽利微矣。卽或有人舉行而阻之者亦眾。執是而各省自有之利皆坐棄之。若貴州之鹽已見于地面者甚多。乾隆時有商人試辦被川商控阻卽作罷論。予因貴州窮蹙日甚遂

于丙戌正月十四日具稟善後局請開鹽利云竊卑職賦性庸愚頗思自立束髮受書以來舉凡天下利病靡不留心迨由軍功保畱貴州遂于貴州風土人情尤爲悉心訪察光緒四年服官到省見貴州山多田少生息不蕃又無水路可通舟楫以是商賈之利亦復無多舍鄰省協饒卽末由自固近以海防喫緊協饒亦未能前若恃本省丁糧則所入無幾丁糧而外則恃釐金而釐金之抽原爲不得已之舉施之貴州窮蹙之省尤爲大可哀已且釐金出息以洋煙爲一大宗究之所得不過

爾爾在講求政體者未嘗不引以爲羞然亦萬無可如何也雖閒產煤鐵銅鉛朱沙亦未可獲重利昨奉撫憲面諭試辦礮廠誠爲推廣利源造福地方欣忭無極惟卑職尙有難已予芻蕘者請試陳之大凡利之所在有便于國或妨于民查貴州利之最尤者惟產鹽第一巨款試辦得行則民無食貴之虞饒得無窮之益如省城北四十里貴筑縣屬之司杭省城西北八十里鎮甯安平清鎮連界曾周馬場之鹽井河水城廳東南九十里之阿札壘遵義府鳳朝門外之鹽井壩仁懷縣城南二

十五里禮博里之鹽井河諸處皆產鹽其他有產者未能盡悉聞乾隆時有于司杭地方試辦者被四川鹽商控壓遂爾中止此次若由四川招致廠丁數十名試行開辦驗有成效然後奏更引地俾克暢行則貴州既可自彊鄰省稍紓分注一舉而兩得之矣並查貴州每年銷四川之鹽計一萬數千引每引五十包每包由自流井等處發行計重一百五十觔運至貴川省扣去沿途腳價計重九十觔以一萬引計算共四千五百萬觔目前貴州之買川鹽每觔價銀七八分不等不可謂不昂

矣是四川每年協銀四十餘萬實貴州之食貴自協之四川未有功也今苟試辦得行則不待外求而已足貴州之饒沃可計日而興卑職讀史見桑宏羊劉晏之徒以爲言利之臣心竊非之今又出此不幾自蹈其轍哉然桑劉爲損下益上之謀卑職爲上下交益之舉以此視彼何疚于心卑職爲時勢極窮饒源難繼就地擇尤設法自彊起見是否有當伏乞察核施行稟上善後總局遂通飭各屬試辦乃各屬多以艱于籌始蒙以向不產鹽爲詞顛預申覆及予重署仁襄于四川招鹽廠工

匠數名。令往縣屬之鹽井河等處驗之。俱稱所產與四
川無異。以費無出。傳紳首會商。約以秋收後集費。待來
年可以興事。殊至來年。則予已被議不行矣。附記于此。
亦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之意。用待後之有心者起而行
之。則貴州或有起色。補予所未逮也。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出去聲。○虐。謂殘酷不仁。暴。謂卒遽無漸。致期。刻期也。
賊者。切害之意。緩于前而急于後。以誤其民。而必刑之。

是賊害之也。猶之猶言均之也。均之以物與人。而于其
出納之際。乃或吝而不果。則是有司之事。而非爲政之
體。所與雖多人。亦不懷其惠矣。項羽使人有功當封。刻
印。刻忍弗能予。卒以取敗。亦其驗也。○尹氏曰。告問政
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則
夫子之爲政可知矣。

○參注。致期。疑致欺誤。謂輕慢出令。致民欺忤也。朱注。謂
爲刻期。緩于前而急于後。則與不戒視成何辨。有司疑
侑伺誤。卽僕役也。夫有司職分雖微。豈先王設官。必求

言
慳吝者爲有司耶。且與暴虐賊並稱四惡。聖人必不爲此不倫之言。又按此章文義。與諸篇不類。尹氏謂告問政以此爲備。亦似強爲之說。考之諸篇之告問政。視此精切者最多。竊疑此章尙有訛錯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程子曰。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也。人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參注。知命似有二義。窮而在下。則知守己安命。達而在上。則知爲民立命。彼窮則鑽營取巧。降志辱身。達則恃

寵專權。黨同伐異。苟求目前富貴。不惜士林唾罵。不計天下安危者。直不知命之小人而已。

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禮。則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

○參注。不知禮。處則疏慵。爲達。渾忘名教之防。無以立于鄉黨。出則潛竊爲能。大失先王之制。無以立于朝廷。夫旣不知禮。卽爲叛道離經。雖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豈得謂之有心人耶。此則聖人之所深憂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尹氏曰。知斯三者。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于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念哉。

○參注。艱深之言。其人險。夸大之言。其人浮。文飾之言。其人詐。紛華之言。其人淫。惟平正而切于身心。推之天下萬世而無弊者。君子人也。噫。古之聖賢。未能行道于當時。惟是立言于後世。其悲天憫人之衷。莫之或泯。所望世有知言之人。斯不至道之終晦也已。

○再參注。人之性情學術。多于立言間見之。晉史桓溫曰。大丈夫不能畱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唐書武三思曰。我不知何爲善人。與我善者爲善人。此顯爲小人之言。不待智者知之也。彼李白以言媚蜀王。白居易以言諂牛李。固亦無足輕重之詞人耳。惟唐之韓愈。明之歸有光。則皆以君子自命者。而愈之遺集。存墓志七十餘篇。有光遺集。存壽文百十篇。按得其墓志壽文之人生平多無可錄。皆不憚盡情推美。爲違心之論。竊求其故。二人旣達以後。無此作。初愈以三上宰相書不遇。有光

以八上春闈被黜俱爲窮迫至此迄今有識者見之無遺議且愈之破綻最著者如上大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于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忠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非閣下條理鎮服何以及此等語可謂推崇極矣及作順宗實錄則稱實諂事李齊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彊愎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不以介意方務聚歛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

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凌轢公卿勇于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長史市人歡呼皆褒瓦礫遮道伺之等語書與實錄出白一人前後大判幾于喪心病狂無以自解其立言之不衷于曲直尙可信耶然則士君子安貧之學可不講歟昔有從邪教大吏某之死其戚某以重金代乞書神道碑屬署名于末堅辭之又再醺婦某氏死其子以重金乞爲墓志亦辭之益不敢以貧自累亦不工爲頌揚也至于王通之謂佛爲聖人李贄之極稱武后馮道丁謂且以曹操司馬懿爲聖人王安石之

詩論參注
力辨劇秦美新之爲谷永作。而以揚雄爲大賢。夏竦之推崇李林甫相業。王士禎之附和邱翁。謂秦檜謀國遠勝岳飛。李紱之謂嚴嵩不宜入姦臣傳。龔孝琪之謂詩云西方美人爲指西洋歐羅巴等處之聖人。且謂中國政教遠不及西洋。必悉遵西洋法度。並改西洋冠服。則天下可治。李某之謂耶穌立教超于孔子。此其言之悖謬無似。則不獨喪心病狂而已。其言如此。其人尙可問哉。此茂陵他日求遺橐。猶喜從無封禪書之句。足以動人傳誦也。

讀論語參注平義

客讀論語參注竟。乃揜卷起曰。參注于經本字。或主形換聲。主聲換形。不鑿舉古形古音。以正今音。今形之非第就所改立說解經。忌改字得毋疑向壁虛造乎。其與集注異義處。不折衷眾說。直下己意。但不作決辭。得毋嫌望文生義乎。至條系史實時實例。以鄭氏禮注旣非據本事窮源溯流例。以真氏所衍邱氏所補。又非經世專本將經文。不必卽信史所書。而理實切合。以史注經例。可通變乎。若其籠罩中名流顯宦。凡行迹眾著好惡。非曹一字褒貶。論語

論語參注
可代春秋儻或徒兼舜跖偏舜固失出偏跖又失入援經
定讞果協經之至義乎管見如此子意云何曰訂譌自宜
豕完亥魯完魚不宜根易銀古易吉然世閱二千餘年傳
寫更千萬人手卽如九經誤字校勘記通正書豈盡厥初
且有習非勝是据僞奪真反爲經蠹者參注正懲驚博之
蔽謂古今義理總歸文字經義勝通雖作猶述譬今漕運
易河而海惟期直達天津而已論語自唐以前經師授受
各守專門雖經文亦不能畫一何況注文卽以集注論朱
子自爲異同者正不止一二見夫聖賢言行如日月經天
江河行地說經者故遁入高深奇祕一字一事唇腐舌敝
未得要領參注正懲聚訟之蔽概不牽及純取白文體會
一主平正通達用廣經訓不求識漢瓦秦甄爲智惟求備
本棉月熟爲功耳經常也由身心而家國天下不外此事
此理也鄭注多襍識緯攙漢制正坐拘泥實事求是不善
參虛悟故穿鑿附會往往不免宜馬氏謂不知果得經意
否真氏邱氏書雖非釋經旣以經綱史莫非釋經著述之
要在明體達用不在張皇漢宋門戶也聖經含囊古今無
微不照參注立意爲正人心一學術如人一身使中氣彊

固外邪不能干故舉目前吏治得失風俗彫樸人材盛衰
以及西北邊務東南海防之成敗利鈍凡所以規略時局
者隱括于中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蓋欲大聖經之法戒
所謂與其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請少
易邱氏之說曰集注則黃帝素問越人難經參注則張仲
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
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始疑注文體多駢儷似不倫
類繼思 朝廷以制藝取士士子進身必階于此何等
關係是正爲應科目者假以椎輪伶倫比律以便田連操

張則又歐陽公一片苦心也云可非乎哉客乃瞿然退謝
曰今始知參注爲吾道之指南卽今日之資治通鑑也某
雖不敏敢從事于斯乙未春日新化後學張耀維敬識

